

第

9

集



十万个智斗故事

ZHIDOU GUSHI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十万个智斗故事

第九集

本 社 编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十万个智斗故事（第九集）

本社编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淮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4 字数90,000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5,390 册

ISBN 7-5346-0239-4

I·62 定价：1.05 元

责任编辑：李新轩 钟继信

编者的话

《十万个智斗故事》第九集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十万个智斗故事》是一种集古今中外智斗故事之精华的成套读物。我们出版这套书，旨在通过深受人们喜爱的智斗故事，开发广大青少年的创造型智力。这套书将陆续分集出版。每一集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它辟有“革命家故事”、“历史故事”、“断案故事”等十多个栏目，内容丰富多采，情节生动有趣，可读性较强。我们相信，它一定会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的欢迎。

《十万个智斗故事》各栏目中的篇目，是按其内容某方面的属性编排的。由于某些内容具有多种属性，加上我们水平有限，故栏目编排未必准确，欢迎批评指正。

《十万个智斗故事》中的作品，多数系摘编性质，也有些是新编写或创作的。因借助原作内容之多少大有不同，难以区分情况加以署名，故一般用“某某供稿”方式，敬请原作者及编创者鉴谅。如确系摘选了原作者的创作稿，本书将按有关规定酌情酬谢。

《十万个智斗故事》前面的若干集出版后，我们收到全国各地读者的许多来信，有的热情赞扬，有的提出建议，有的要求邮购，有的想全套订阅。我们对广大读者如此热情的关注，深表感谢。这套书目前由新华书店发行，需要者请与当地书店联系，亦可向本社邮购。特此奉告。

目 录

• 革命家故事 ·	
刘少奇保安脱险	1
刘志丹竞选团总	7
智取兴隆寨	10
刺杀同志的叛徒是谁？	13
• 战斗故事 ·	
木头人记	15
“包子”战	19
迷敌金牛山	21
大破蒲阳城	29
• 新编故事 ·	
巧录口供	33
王老汉智擒小偷	39
• 科学故事 ·	
诺贝尔破案	41
死者手中的馅饼	43
智破古堡迷案	45
空战的秘密	52
• 名人故事 ·	
拿破仑开枪救士兵	55
纪晓岚智斗奸相	56

·断案故事·

包公巧断无尸案..... 59

薛笃弼断案..... 62

班·丘塔智斗胡安..... 63

·民间故事·

巧设凉糕宴..... 68

十八具棺材..... 72

八姑巧救伤员..... 75

方腊巧计退兵..... 78

线子和画儿..... 80

祝枝山贴告示..... 83

张飞认输..... 86

巧云智斗铁公鸡..... 88

糍粑娃斗城隍..... 93

铁瓦飞..... 97

会织地毯的国王..... 99

机智的贾克..... 104

聪明的春仔..... 107

我是天子..... 110

徐文长智戏李铁口..... 112

李逵智斗高俅..... 114

商人和朋友的故事..... 115

庞振坤住店..... 117

三大寇三戏老财迷..... 118

读者来信摘要..... 122

《十万个智斗故事》约稿启事..... 123

刘少奇保安脱险

1939年3月的一个中午，河南方城县保安镇治保队长杨贵堂，接到一个探子打来的电话，说有二十四个身穿军装，来路不明的人，刚刚经过杨家楼，往这边来了。杨贵堂心里盘算开了：保安镇是通往洛阳的必经之地，这二十多人，不会是作战部队，一定是护送什么重要人物经过这里的。但他们究竟是共军还是国军？这必须马上弄清楚。于是他立即率领二百多人马出了保安镇。

杨贵堂率人来到离镇二十里的漫坡地，四下一看，大道两边庄稼茂盛，是伏击的好地点。他马上传令，修筑掩体，架设机枪，刀出鞘，弹上膛，在大道两旁布下口袋，只等那二十四人前来。

不久，大道上果然来了二十四个人，其中一个佩国民党上校军衔的中年军官，举着望远镜正边走边观察。他身材高大，瘦长脸，高鼻梁，神态安详，举止文雅。他看了一下前方，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对旁边的李副官说：“今天风不大，又不是农忙时节，前面漫坡地里的庄稼为什么晃得这么厉害？小严，你去侦察一下吧。”“好。”话音刚落，一个机灵的上士班长马上跑步而去。不一会他就回来报告：“前面路两边的漫坡地里，埋伏着好些敌人。”

“敌人？”李副官机警地拔出手枪。上校军官来回走了几

步，慢慢地说：“这很可能对着我们来的。你们看，这一路架有电话线，敌人很可能用电话通了消息。现在马上研究一下行动方案。”

二十四人对付这么多的敌人，硬拼是不行的。李副官提出绕道，避开敌人。上校军官摆摆手，向李副官低语了几句。李副官连连点头，便带着三名士兵骑马向漫坡地冲去。他们刚进包围圈就高喊：“喂，弟兄们别误会。我们是第一战区长官部的……”前边树丛里马上跳出一个少尉排长，盘问了几句，把李副官带到杨贵堂跟前。杨贵堂抖动着嘴角的一颗黑痣，冷眼打量着李副官，足足有三分钟，方用尖细的嗓子问道：“从哪里来呀？”“安徽前线。”“还有二十人呢？”李副官一惊，他知道得好清楚，便不露声色地说：“在后面，恐怕发生误会，派我来联络。”“有通行证吗？”“有。”“嗯，是第一战区长官部参谋处胡主任到前线视察军务。”杨贵堂反复看着通行证，心想，第一长官部在洛阳，离这里远得很，马上问道：“既是回洛阳长官部，怎么不坐汽车呀？”李副官随口答道：“已经约定，长官部的汽车到保安镇来接。”杨贵堂心里一惊，我怎么不知道这回事？是真还是假？反正，先把他们骗进镇子再说。于是他满脸笑容：“请不要介意，兄弟责任在身，不得不如此啊。是不是请胡主任同我们一起回保安，这样更加安全。”“这个，还要看我们胡主任的意思。”

胡主任听了报告，对李副官说：“情况跟我们判断的一样。原计划是选择这两县之间的小镇悄悄地通过，不料遇着重兵伏击。目前他们只是怀疑，摸不清我们的底，看样子不斗几个回合是不行的。咱们这样吧……”不一会，他们走出了树林，二十几个人护卫着胡主任，与杨贵堂见了面，一起向保安镇走去。一路上，杨贵堂察颜观色，暗打主意。胡主任满

脸微气，一言不发。李副官则是来回奔忙，前后照应。

太阳西斜，保安镇快到了。胡主任勒住马头，高声叫：“李副官。”“到。”“叫护送的弟兄们回去吧。”李副官会意，吩咐了一番，班长小严便领着十八个士兵从原路返回了。

这一下倒叫杨贵堂又喜又惊，喜的是只剩下四个护兵、一个副官共六个人，根本不是对手；惊的是对方这样举动，倒不像共产党方面的人。

他们一行来到镇上，见离车站不远的路边有一座二层楼房，上面写着“兴隆饭店”，底下一行小字是“楼上备有客房”。胡主任对李副官使了个眼色，便翻身下马。杨贵堂慌忙上前拦住，请他到镇西边中队部休息。胡主任脱下白手套，挥了下马鞭说：“不用了，军务紧急，就在这里稍坐片刻。李副官，去看看长官部的汽车来了没有。”“那也好，胡主任以公务为重，那我失陪了。”杨贵堂说着，领着人马就走，刚拐过巷口，杨贵堂先前派去查车的传令兵便从汽车站跑来悄声说：“汽车站根本没有长官部的汽车。”“哼，果然不出所料。”杨贵堂连连冷笑。他马上传令各关卡，严加防守，多加盘查，不准一个人出镇，又派一个班在饭馆周围监视。

安排完这一切，杨贵堂才急忙赶回队部。他一连摇了好几遍电话，出去查对，可电话没有半点声音，杨贵堂像热锅上的蚂蚁，叫人赶快查线。

再说胡主任一行进了兴隆饭馆，老板、伙计笑脸相迎，分外小心。他们刚坐下，李副官从外面进来，在胡主任耳边说了几句，就高声吆喝，催着上菜。不一会，冷盘热菜，鸡鸭鱼肉便摆了两桌。胡主任独自一桌，其余五人一桌。他们刚拿起筷子，杨贵堂就闯了进来。他一看这场面，刚才的怀疑倒先消了几分，不是长官部的军官，哪有这种派头？他斜

眼打量，只见胡主任神态自若，自斟自饮，根本不答理自己。这时，李副官拉他入席，他只得坐了半边屁股。饮了几杯酒后，杨贵堂看看眼前的胡主任，前思后想总放心不下，于是假装聊天对李副官一一盘问起来。想不到他都对答如流，无半点破绽。这时，胡主任一拍桌子说：“李副官，汽车为什么还没有来？快给长官部打个电话问问，真不像话。”“是。”李副官说声“少陪”忙出去了。杨贵堂见胡主任面色阴沉，自知言语有失，万一真是参谋处的胡主任，自己也得罪不起。于是他也一步三弯腰，借故告辞，溜出饭馆。

杨贵堂并没有走远，他招手叫来在外边进行监视的那个班长，一起在窗外偷听。窗户里杯盏相碰，猜拳行令声不断。过了一会，胡主任打着哈欠大声说：“天黑了，我也累了，汽车来了也不走了。”紧接着是老板伙计的张罗声，杂乱的脚步声，大概是上楼休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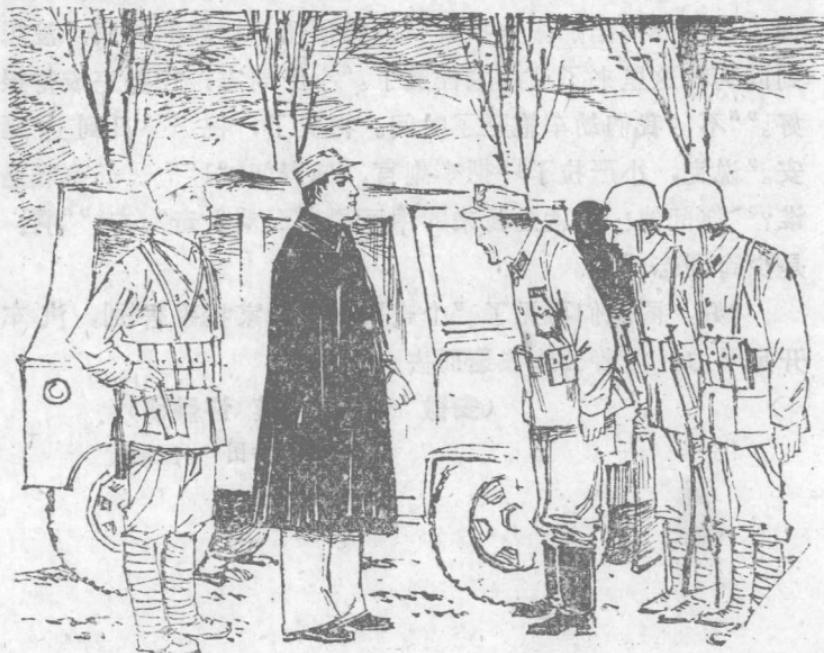
杨贵堂听见胡主任讲今晚不走了，他对那个班长叮咛几句之后，也回队部休息去了。这家伙平时睡如死猪，今天却翻来复去，老是睡不着。胡主任到底是真是假？长官部的汽车不见踪影，电话又偏不通，他们会不会是施缓兵计呢？奔波一天，难道就此罢休不成？不！他一个鲤鱼打挺坐起来，“刷刷刷”写了一张电报稿，叫传令兵连夜骑马到五十里外的县城给长官部发报联系，自己带了两个排又悄悄地向兴隆饭馆摸去。

却说兴隆饭馆楼上特等房间里，一片漆黑，好似很平静。其实四个护兵手提盒子枪正严密注视着四周。李副官出进，上下观察情况。胡主任来回踱步。李副官说：“小严现在还不露面，肯定是遇到困难了。”胡主任点点头：“是的。”“现在监视的人都去睡觉了，趁这个机会往外冲，我们死也要掩

护您脱险。”胡主任扔掉烟头说：“不行，这不是我个人的安危问题，这关系到整个中原地区的斗争局势，不能盲动。杨贵堂是不会睡觉的，我们要见机行事。”李副官想了一会，突然对胡主任说：“首长，你看我这个方案行不行？”胡主任听他仔细说完方案，一点头：“可以。”

不一会，饭馆大门“吱溜”开了一条缝，两个护兵悄悄出来，四周侦探一番，跑到汽车站旁边隐蔽起来。不到半小时，一个护兵跑回来报告：“一辆开往临汝的卡车在车站加油，马上就要开车。”“赶快行动。”胡主任他们准备截卡车离去。

正在这时“嘀嘀”，一辆中吉普飞速开来停在路边，跳下一个人用手电划了一个圈。李副官一喜：“他们来了。”于是，他们跑到吉普车前。“站住！”周围猛地喊声四起，手电乱晃，一群人包围过来。



杨贵堂领头冲到跟前，还没喊出声就呆住了。只见胡主任身穿黑色披风，背着手站在车边。一个副官正向他报告：“汽车在路上出了毛病。卫立煌司令长官请胡主任连夜赶回，有重要军务。”啊，真的是长官部胡主任！李副官这时一回头，不软不硬地说：“啊，杨队长，本想去府上告辞，又怕打扰了你的好梦，只好不辞而别。你是——”“啊，我，我是特地赶来送行的。”胡主任冷笑一声：“消息蛮灵通啊，让你费心了。马上开车！”“嘿嘿，胡主任，我有眼无珠，多有冒犯，还望您……”杨贵堂边弯腰，边说还亲自扶胡主任上了汽车，等到汽车开动他才想起来，大喊一声：“立正，敬礼！”目送着汽车通过重要关卡，向北开去了。

吉普车开出镇不远，在一个路口停下来。从树丛里跳出一群人，领头的就是班长小严。他们拥到车前同胡主任一一握手。小严掏出那张电报说：“那家伙还想探你们的底，没想到问到我这里来了。”胡主任笑了：“小严同志，任务完成得很好。”“不，我们劫车拖延了时间。再见了，祝早日到达延安。”说完，小严拉了一把李副官，低声问：“到底是谁？”“你问他！他就是新来的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同志。”“啊！是少奇同志！”

“好，同志们再见了。”少奇同志向大家挥手告别，汽车开足马力，沿着公路飞速而去。

(安徽 蔡耀 蔡许供稿)

插图 孙铁生

刘志丹竞选团总

一天上午，艳阳当空，南风徐徐。刘志丹头戴凉帽，身着长衫，脚穿一双白千层底黑布鞋，肩挂药箱，一副行脚看病先生的打扮，来到保安县城。城门前立着两个团丁，正在检查来往行人。刘志丹随手点燃一支香烟，耸肩挺胸，泰然自若，大摇大摆地走进保安城门。

进城以后，刘志丹找到保安县的党的负责人王子宜。老友重逢，分外高兴。刘志丹揽着王子宜的肩头，压低声音说：“大革命失败后，保安县的党组织也遭到敌人破坏。现在陕北特委指示我们，要把保安县的党组织整顿好，扩大党的力量，眼前要不失时机地用合法的身份作掩护，争取民团，掌握枪杆子，为以后开



展游击战争做好准备。”

王子宜听刘志丹这么讲，心胸豁然开朗。他把保安党组织的工作，民团的情况，向刘志丹详细地作了汇报。他在汇报中谈到保安县民团团总路登高，是个雁过拔毛、爱钱如命的刮地皮能手。他的民团经常向人民索取弹药费、慰劳费，冬春两季还要服装费。他不仅派团丁到各家各户催粮要款，像个催命鬼；为了弄到更多钱财，他还经常敲诈勒索地主老财，这样就得罪了许多绅士。路登高在保安，可谓怨声载道。只是没有人出头，领着大家把他赶下台罢了。

刘志丹掌握了这些情况，便决定首先把保安县民团的领导权夺过来。他和王子宜细细商量了一番，制定了行动计划。

几天工夫，保安县满城风雨，饭馆、店铺、街巷里，到处都有三五成群的人在议论路登高。

这天，在一条街口上，聚集着七八个老百姓在谈论着：

“老哥，路登高这个催命鬼，又逼死人啦，你听说没有？”

“这龟孙子可把老百姓害苦啦，真该千刀万剐！”

“路登高他一年能有多少军饷，又修房又买地，这不都是咱们的血汗！”

一个中年人向左右看了看，见没有生人，便放低声音说：“听说刘志丹回来了，他可是个人才，对穷人可好啦，要是换他当团总该有多好啊！”他的谈话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向他围拢来的人越来越多。

忽然，人群中不知谁说了一声：“走，我们到县长那里请愿去，要求改选掉路登高。”

人群“轰”的一下，潮水般地向县政府涌去了。县长不得不接见这些群众。他听了群众的呼声，心中也在暗暗地盘算

着。在发动群众的同时，争取绅士的工作也在进行着。连日来，县长的桌子上，经常有绅士们送来的状子，揭发路登高贪赃枉法，侵吞公款的罪行。县长无可奈何，终于批准了改选团总的要求。

竞选团总的斗争，第一步胜利了。紧接着是竞选。选举会场就设在保安小学的教室里。会场上贴满了花花绿绿的标语：“请投刘志丹先生一票！”“选刘志丹先生当团总！”

县长亲自监选，仪式很隆重。主席台上，刘志丹笑容满面地和县长坐在一起，不时地说着话。黑瘦黑瘦的路登高强打起精神，也坐在县长的身旁，翻滚着眼珠想鬼主意。

选举快要开始的时候，从门外进来一个瘦猴儿似的团副，在路登高耳边嘀咕了几句。

路登高转过脸来，对县长说：“县座，外边有二十几个老百姓，是远乡绅士们派来的代表，要求参加选举，我看让他们进来吧！”

县长看了看刘志丹，见他没有表示什么，就说：“行，绅士们的代表可以参加！”

县长话音刚落，就从门外进来二十多个腿脚不便的老汉。他们一边走一边不住声地咳嗽，哆哆嗦嗦地在会场上穿过来走过去，又找不到地方坐，惹得会场上的人们哄堂大笑。

但路登高阴沉沉的脸却舒展了，露出一丝奸笑：哼，我这个“突然袭击”，你刘志丹是措手不及了。

刘志丹一眼看穿这是路登高玩的鬼把戏。于是，他拿起笔，在纸条上写了“学生”两个字，使了个眼色递给王子宜。王子宜一看纸条，便领会了刘志丹的意图，悄悄走出了会场。

刘志丹见王子宜走出会场后，便从容不迫地对县长说：“县长，外边有二十几个学生，是远乡绅士们的儿子，大人路

远不能来，派他们参加投票，我看也让他们进来吧！”

县长一想，远乡绅士们的代表可以临时进来参加，远乡绅士们的儿子当然也可以临时进来投票。

王子宜一招手，等候在门外的一群学生，便拥挤着走了进来。路登高见此情景，脸色一下子变得铁青，真是哑巴吃黄连，苦死不能言。

选举开始了，我们的人都在选票上写了刘志丹的名字。那二十几个老汉，都是路登高给每人十块大洋买来的，哪里认得什么字。选票不会写，只有请学生帮忙了。这下可好，这二十几票上还是写上了刘志丹的名字。

选举结果，刘志丹当选总团总，路登高落选了。会场上马上响起了一阵又一阵的掌声。大家用军乐，吹吹打打地把刘志丹送上任，路登高灰溜溜地离开了会场。

从此，刘志丹就利用保安县民团总团总的合法身份作掩护，开始整顿保安县的党组织，进一步发展壮大了党的力量。

(江苏 麋金龙 供稿)

题图 孙铁生

智 取 兴 隆 寨

1935年5月间，刘志丹带领红二十六军的部分战士和地方游击队、赤卫军，要攻打陕北安塞县兴隆寨。

这兴隆寨，三面环水，水深流急；一面靠山，悬崖陡壁，只有一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通往山寨。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劲。寨子上明碉暗堡，横竖交错，炮楼高耸，寨墙坚固。安寨县的伪县长和十来个地主民团头子带领着五六百士卒盘据在山上，准备负隅顽抗，还扬言说：“红军就是身上长翅膀，也休想飞进来。”

红军已经包围攻打了好几天，确实没有打开。

围攻山寨的第五天早晨，刘志丹从窑洞里走出来。他一夜没有休息，连夜到各战斗队召开了几个会议，听取了群众打寨子的许多建议。有的说要硬打，有的说要智取，有的说围困，但究竟怎么打，却没有一个具体的方案。

刘志丹紧锁眉头，苦思打寨良策。忽然，他眼睛一亮：“好，有打寨子的办法啦！”

刘志丹立即如此这般地作了部署。

不久，一条消息传到山寨，说刘志丹决定挖地道，一直挖到寨当中，然后用棺材装上炸药，把山寨炸上天。刘志丹又组织少先队员向寨子喊话：“喂，寨子上的大小听好，我们要挖地洞炸寨子了，快投降吧！”

寨子里的伪县长、团头和地主老财，听说红军要挖地道用炸药炸寨子，真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跑吧，周围被围得水泄不通；守吧，小小一个山寨怎么经得起炸呀！因此，山寨里乱成一团。果然，寨子外靠山的那面，半崖上几百个赤卫队员，手拿镢头、铁镐，在红军的机枪掩护下，夜以继日地挖着洞，只几天工夫，挖出来的土就快把山沟填平了。这时，山寨里的太太小姐，眼见死亡将临，一个个哭哭啼啼。团头们也焦虑不安，哭丧着脸说：“这可怎么得了啊！”

伪县长不大相信红军真地能把地道挖到寨子中来，便在